



# 第四个丰收

天津人民出版社

# 第 四 个 丰 收

本 社 編

## 第 四 个 年 收

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天津錦州道六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1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3/16 字數 14,000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6,120

社一發字 T 10072.107

定價 0.09 元

## 目 录

- 妇女生產能手周淑英.....鄭玉河（ 1 ）
- 鮮毛豆.....陈鉄英（ 4 ）
- 还鄉記.....秉 鈞（ 7 ）
- 双輪双鐮犁眞頂事.....沈廣林（ 13 ）
- 第四个丰收.....朱其華、沈廣林（ 18 ）

## 婦女生產能手周淑英

從水渠旁邊的柴油機房裏，傳來一陣柴油機的“嘟嘟”聲，不一會兒便停住了。隔了幾分鐘又響起來，隨後又停住了，……。這樣一次又一次地，使人聽起來真有些心焦。

操縱柴油機的是個身強力壯的青年婦女，叫周淑英。她把辮子一次又一次地撩到背上，曲着身子細心地檢查機器。可是，幾乎把每一個部件都摸索到了，就是開不着，毛病究竟在哪裏呢？太陽已經升起老高，可是她負責灌溉的九十三畝稻田裏還沒見一點水。

屋裏瀰漫着由於一次次引火發出的濃煙，噲得人難受。她兩眼發酸，額角上淌着汗珠，……。又試過幾次，發火還好，可是汽油着過以後，柴油只是冒黑煙，機器还是不轉動。她越來越心急，越覺得柴油的焦臭氣味難忍，突然感到眼前一片烏黑，就暈倒了。

……機器慢慢冷下來，屋裏的煙霧也逐漸散去。大約二十分鐘以後，她才甦醒過來，吃力地支撐起身子，头像斗大。這時，她的丈夫正打柴油機房路過，見她這樣子，就把她攙回家去。她在炕上躺了半天，沒嚙一口飯；掌燈時分，她覺得頭暈稍微好了些，喝了口水又想回去幹活。婆婆攔住她說：“別去啦，你頂不住！真要熏死可怎麼辦？”“不去還行；地裏還等着用水呢。”她離開家門，回到柴油機房。這時，機器已經由人修

理好了。社主任、村裏的黨支部委員趙秀文趕來看她，一進門就說：“歇兩天吧，要是不行我找個人替你。”她搖搖頭說：“還有不行的事，我幹得了！”

這一夜，她守着柴油機，一直幹到天明。

\*                     \*                     \*

一九五五年春季插秧的前一個月，正是稻田裏大量需要水的時候，她接受了負責灌溉九十畝稻田的任務。當時她心裏雖然很高興，但多少也有些胆怯。她曾經問過社主任：“我萬一頂不上怎麼辦呢？”趙秀文說：“你大胆地幹吧，社裏這麼多人，還能讓你把地荒了！”周淑英知道，為了讓她開柴油機，這事在社務委員會上還爭論過呢。她是南郊區王家場鄉興農農業社的新社員，過去跟丈夫學過開柴油機，可是技術不太熟練。一九五五年頭一年幹活，社主任就讓她掌握一台機器，有的社務委員很不同意，說：“開柴油機一要有技術，二要有力氣，婦女哪幹得了，耽誤了莊稼誰負責任？”趙秀文堅持說：“以後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培養婦女去幹，開頭不行，咱們大家幫助。”這樣，社裏六台柴油機中的一台才落在她的手裏。

工作是很緊張的。周淑英開起車來沒早沒晚，夜裏睡在機房，兩頓飯由婆婆來送，有時一連堅持工作十三、四個鐘點。水渠的水時漲時落，她慢慢地也學會了從水車板打水的聲音來判斷水漲水落的情況，隨時調整水車吃水的深淺，使田壟裏經常保持適量的水流。水車很沉，她開始每天搬上搬下感到吃力，可是咬緊牙關幹過幾天來，也就覺得沒什麼了。

搖車也是挺費力的，有時車難開，搖得兩臂發痠。每逢這

時候也常有人來幫忙，尤其是那兩個青年團員張希文和李文泰，總來幫着搖搖車，幹些零碎活，因為社主任曾經囑咐過他們，讓他們常到機房來看看。有時她正搖車搖得冒汗，一個身體結實的中年男子走進來，一面接替她搖車，一面用親切的口吻鼓勵她幾句，等開車以後他也不打個招呼就走了，這個人就是社裏的監察委員會主任劉德發，他又是村裏的黨支部書記。

夏初，繞二遍秧前後，地裏大量用水，周淑英用她的柴油機拉着水車，每天把她負責的九十三畝稻田普遍澆一遍水，莊稼可勁地上長。人們看了常說：“周淑英可是把好手啊。”有時她自己細想起來也怪興奮的：一個多少年沒離開過鍋台炕沿的人，也能把六個半馬力的機器制得伏伏貼貼的，要不是參加合作社，辦得到嗎？這條路算是走對了。

現在，她在工作上比以前熟練多了。不僅能開動機器，並且已經能拆裝一些外部的零件，作一些小的修理了。每天，她把車開好以後，還可以騰出工夫到田裏去轉轉，開開壟溝，堵堵漏洞。

\* \* \*

在秋收季節裏，周淑英就下地參加收割稻子。在這一方面，她也並不落後，每天能跟男社員掙同樣多的工分。婦女揚場的還不多見，你看周淑英，靈活地舉起木畝一揚，沉甸甸的稻穀就均勻地撒落在場上。

地裏收割、裝運的工作都很多，男社員們忙不過來，可是有不少女社員卻覺得沒事可幹。社主任趙秀文打算分配幾個女勞動力到將稻機上做脫穀工作，騰下男勞動力來下地。可

是有些女社員們說：叫咱捆捆稻子、擇擇稻草还行，將稻子可幹不了。有一天晚上，趙秀文問周淑英：“社裏打算讓你們婦女去將稻子，你看行嗎？”周淑英和每次回答他的問題一樣，說：“那還有個不行。”“好，那你們明天就試試。”趙秀文高興地說。

轉天，趙秀文帶着周淑英和另外幾個婦女到大場上來作試驗，場上圍了好多人，有男有女，眼睛都盯着她們。柴油機帶動着將稻機，飛快地轉動着。周淑英頭一個走上前，撿起一捆稻子，搭在那上面，立時一陣嘩嘩的響聲，金黃色的稻穀像巨大的火花一樣，迸射到場上。

她們表演以後的兩三天裏，很快就有三十多個婦女向社裏要求做將稻子的工作。她們用了十三天的工夫，脫出了二十萬斤稻穀。

（鄭玉河，一九五六年一月）

## 鮮 毛 豆

稻田裏的稻穗兒都莠齊了，稻粒灌滿了漿，沉甸甸地垂下來。田埂上的大豆長得很肥壯，毛絨絨的葉子撲散開來，靠根的地方，葉子已經黃了，豆莢兒從葉子隙縫裏透露出來，顯得特別飽滿。

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隊長洪林老漢，順着埂邊慢慢地走着，看見這一片丰收的景象，臉上流露出幸福的微笑。



他掐了掐豆莢兒，心想：這樣飽滿的豆莢兒，滿可以摘下  
來賣毛豆莢了。他想：“賣毛豆是搶先的事，運到市裏去既能  
多賣錢，又賣的快當。現在田裏沒有活兒，滿可以摘毛豆莢  
賣。”

一九五四年，他自个兒單幹的時候，每到這個季節，都要  
摘毛豆莢賣。現在社裏就沒人注意這件事，好像都不關心這  
筆搶先的好生意。他要向社裏建議，趁早賣幾趟毛豆莢，給社  
員們多增加些收入。他想得滿高興，順手摘下幾個毛豆莢兒，  
匆匆地向社辦公室走去。

辦公室裏很靜，沒有一點聲音。他推開門一瞧，只有會計  
文英在低著頭記賬。文英是一九五四年的高小畢業生，沒有  
投考中學，自願參加農業生產，在合作社裏擔任了會計員。她  
有黢黑的圓圓的臉龐，一對明亮的大眼睛，兩根小辮兒垂到腦  
後。她是青年團村支部委員，還擔任社裏的讀報員，因此社員  
稱呼她是“政治家”。

洪林老漢看見只有文英一個人在屋裏，就把毛豆莢往桌  
子上一放，問道：“社長呢？”

文英仍舊低著頭記賬，順口答道：“上菜園去啦！”

洪林老漢想社長既不在家，就跟她說一下。他得意地說：  
“有點好事要跟社長研究——研究……”，特別把“研究研究”  
拉的挺長，仿佛是非同小可的事。

文英抬起頭來，看看洪林老漢滿臉笑容，於是緊問道：“什  
麼好事，咱先听听！”

要是按鄉親排輩數，洪林老漢還是鄉親爺爺，在這種時候

他也總愛擺老架子。他憑着長輩的身份，笑絲絲地故意說：“這樣好事，非和社長研究不行，你做不了主。”文英追問道：“到底什麼事，您快說呀！”

洪林老漢指指桌上的毛豆莢，興沖沖地把摘賣毛豆莢的事說了一遍，隨後又補充說：“這樣賣了，準能多賣錢，給社裏增加收入，我看這是竅門兒！”

文英等洪林老漢說完後，斬釘截鐵地說：“我看您這是邪門！”

洪林老漢像是當頭挨了一棍，興頭頓時下去了半截。他往炕沿上一坐說：“怎麼是邪門！”嘴撅得老高。

文英放好賬簿，小辮往後一甩，面對着洪林老漢說：“您學習糧食政策的時候，總想辦法多收糧食，保證顆粒還家，給社會主義建設多盡把力。今天在這上頭又鬧不通了。這樣做，不是把不成熟的糧食浪費了嗎？”

洪林老漢說：“浪費，憑良心說，我連半粒糧食都捨不得，這個帽子我可戴不了！”

文英看洪林老漢直着急，就把語氣緩和下來，慢慢地說：“您想大豆沒長熟，摘下來賣了，只是讓市裏人吃鮮。要是長熟了，便能榨油；要是出口，還能換機器。您不是常說多生產糧食，幫助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就早到嗎！大豆長熟了，不是比毛豆用途大得多嗎？”

這時候社長回來了，一進門就看見洪林老漢一臉的不高興，知道發生了事情，隨口問：“怎麼啦？”洪林看見了社長，彷彿有了靠山，站起來說：“甭提啦，咱‘政治家’又給咱上課呢。”

文英笑了。他又將摘毛豆的事和社長說了一遍，並且着重說：“我是為社裏着想！”

社長雖然也是青年人，遇見事總是那麼沉着、穩重，他不慌不忙地說：“我同意文英的意見，咱們是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往社會主義邁進的，不能光貪圖一點兒利益，就浪費了有用的糧食，應該服從國家計劃！”

洪林老漢一聽社長也跟着文英反對他，心裏有些彘扭起來，不過他有這樣一個優點，凡是別人給提了意見，要是一回過味來，知道自个兒的想法錯了，當時就改正。他低著頭想，文英還要向他解釋一下，但被社長用眼光制止了。洪林老漢琢磨了一陣子，想通了，猛地抬起頭來，向文英說：“到底是青年人有遠見，想的周到，咱老頭子老看腳尖，不行啦，非向年輕人學習不可！”

（陳鉄英，一九五五年十月）

## 還 鄉 記

前些天，妹妹來信說她快要結婚了，讓我回家的時候給她帶些應用的東西，另外還要我到書店裏給買本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會計方面的書籍。當時我覺得挺奇怪，妹妹當小學教師要農業合作社會計的書有什麼用呢？這次回家，她要的一些東西差不多都買到了，只是沒買到這本書。

到家後，母親和妹妹都高興極啦。當天晚間妹妹到學校去備課，母親坐在炕頭上，我也緊靠她坐着。母親操勞了一天，

看樣子是累了，可是仍舊很興奮地念叨着家常。她告訴我：今夏南運河的水漲到什麼程度，人民政府怎樣領導着修堤打埝，以及今年家裏的收成……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半年沒回家不知道的事都說出來。她談到每一件事，都覺着那麼有意思，不時滿意地笑着。

過了一會兒，妹妹備完課回來了。我順手拿起她放下的一本教科書，隨便翻了兩下，想起了她托我買書的事。

“你是教員，怎麼寫信叫我帶農業合作社會計的書呢？”我好奇地問着。

“好啊！敢情我要轉業你還不知道哇，以後我就是農業家啦！”妹妹鄭重其事地說着，我被她這麼一說，真有些半信半疑。

“聽她那個，還不是又為了李清秀！”母親微笑着揭破了妹妹的玩笑話。我更不摸頭了，我瞅了瞅她們，母親知道我沒鬧清，她又說：

“你不知道李清秀吧！她是你妹妹的好學生，還常到咱家來啦，和你妹妹親的像姐倆似的。”

“哼，娘還說呢，您更疼她，一來嘍就像什麼似的，口口聲聲地問‘冷嗎？餓嗎？’”妹妹故意拉長了聲調，學着母親的語氣，直惹得大家都笑了起來。稍停了一會兒，妹妹從抽屜裏翻出來兩封信，遞給我說：“你看一下就知道了，這是清秀托人捎來的信，一共兩封。”

我抽出信來，只見字迹寫的很工整。我剛要問這是高小畢業生嗎？妹妹接着說：“她在學校時，語文最好，就住在鎮西

面离鎮五里的陈莊，大概明天逢集也許到咱家來。”我展開這疊信紙，就着燈光讀起信來。

親愛的老師：

我沒考上中學，也一直沒給您寫信，我想您一定又惦記着我們啦！現在就讓我把這些天的情況向您報告一下吧。在中學招考新生發榜的那天，我的心就像用什麼提起來似的，生怕考不上。當我站在中學門前在榜上一遍又一遍找不着自己名字的時候，說真心話，我是想哭啊。可是我想起了您在我們將要離開學校時說的話，想起了團小組會上自己說的話：“考不上中學，就參加生產，為建設社會主義貢獻力量”，雖然鼻子酸了一陣，還是忍住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想：究竟參加什麼生產呢？爹雖然參加了互助組，可是全家才十畝地，要是爺倆都種地，勞動力又富裕些。最後我還是決定了參加農業勞動，我想，就是有困难，團支書金堂哥也可以幫我解決的。一進家門，媽正在收拾碗筷，爹像往常一樣，吃完飯坐在凳子上抽煙，小弟弟見我回來，從院裏跑進來，抱着我的腿，問我要答應給買的那本小人書。我進屋半天，爹媽也沒說一句話，他們一定聽說我沒有考上。我坐在炕沿上，看看他們的臉都像陰了天似的沉着，尤其是我爹更是不好看，低着頭，不看我。最後，媽瞧了瞧我，嘆了口氣說：“吃飯吧！都在鍋裏熱着哩。”這時，我爹猛古丁抬起頭瞪了我一眼，把煙袋用勁往桌上一擡，生氣地說：“沒出息，連我都沒臉見人啦，天生的吃貨！”他說完就走了。

親愛的老師！我再也忍不住啦，我放聲地哭起來。吓得小弟弟也哭了。媽勸說了幾句，又哄小弟弟，我後悔不應該哭。這有

什麼用呢？要向他們解釋啊！

晚上爹回來時，像是消下點氣去了，坐在炕上巴嚙着烟袋，媽一面哄弟弟睡，一邊搓着麻繩。我想這時候可以向他們進行解釋了。就試探着說：“爹，您也別生氣了，我雖然沒考上中學，有文化作什麼都用得上，咱們國家正在建設，不上學也不能呆在家裏，比如種地……”我的話還沒說完，爹就又火了。“砰”地一拍桌子：

“丟人就丟人唄，還給自个兒往臉上擦粉！你別給我上政治課！我一輩子斗大的字不認一個，這是解放啦，不管怎麼樣也想供你多上幾年學，到底是為了嘛呢？哼，沒出息！”

“算了吧！真要是氣出個好歹的，這不是找病嗎？”媽在一旁說。

我當時也沒生氣，想着等他們消消火再說。我決定去找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兼团支部書記金堂哥去。

我推開金堂哥的屋門，他正在家，文成和鳳其不是也沒考上中學嗎，他倆也在那裏。三個人圍着燈，像是在研究什麼，他們見我進去，忙把我拉到炕上坐下。金堂哥看了看我問：“和你爹生氣了吧！我們正要去找你。沒考上中學，我們得研究個辦法呀，你說對嗎？”听了他的話，我感到非常溫暖，他掃了我們三人一眼，又接着說下去：“今年社裏的莊稼，因為下澇了些，多少要比去年減點產。為了不影响社員們的收入，經社委們研究，決定抽出一部分力量，擴大搞一下副業生產。”說到這兒，他停了停又說：“咱們村南頭不是有個葫蘆坑嗎？今年的魚比往年多，可是雖然莊稼減點產，目前人手上還是不能多抽，假如你們願意的話，可以參加社裏的副業組。另外清秀再帶着搞搞‘保管’，等到擴社建社時，村裏是非常需要你們這些有文化的青年

的，你們有意見嗎？”我們三人都互相看了看，搖了搖頭。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轉天，由組長楊大伯帶着我們開始作捕魚的準備工作啦。我想您知道我們已經是社員時，一定會非常高兴的。請放心吧，有團的不斷鼓勵和楊大伯的耐心教導，我們能堅持下去，做好這個工作的……再談，致

敬禮

您的學生李清秀 九月十四日

親愛的老師：

又好久沒給您寫信了，現在社裏正忙着秋收，在這一階段中，老實說，在情緒上也有過波動。從參加副業生產後，我爹更生氣了，看見我一言不發。媽雖然不說什麼，也在長嘆氣。有的鄰居也在背後講：“看，有文化的拉大網哩，嘻嘻……”听了這些話，心裏怪氣得慌，覺得這樣怎能幹下去呢，這些瞞不過金堂哥的眼睛，在他給我說透了以後，我知道不但不能灰心，並且一定要用實際行動來証實我們做得對。

從此，我們每天照常工作。我們已經學會了拉網和插箔<sup>●</sup>，一有空就整理保管工作，金堂哥會告訴我保管工作是很重要的，以前沒專人管，損失很大，要我保護好社裏的這些財產。我常常想，怎樣才使它不受損失呢？我想起在學校管圖書的辦法，我把所有的東西都編上號，立了底冊，還訂了一些使用制度，可是社員們使東西還是亂丟，還嫌管的緊不方便。就這一件事，想了幾天也想不通。後來，我就利用給社員們讀報的機會，挑些愛護公共財物的事，結合社的情況給大夥講。後來，社員們漸漸變了，在背後也說：“到底是文化幹什麼都行，咱們社的財產叫李清秀一管，簡直板是板眼是眼的，這叫咱多放心啊。”

● 插箔就是用葦簾長地插到淺水裏，魚遊去就出不來了。

可是捕魚的活，起初也很难，我們三個人就常去楊大伯家裏向他領教。也有時間本村專門捕魚的人。我們拉網是會了，可是插箔還不行。為了學會插箔，我們三個人跑遍了周圍十幾里地所有的坑，只要見着哪裏有別人插好的，我們就畫下來，把各式各樣的箔都插上試一試，有的就很好，有的就不行。起先楊大伯總是說：“祖上留下的就這樣，咱們不能變哪。”後來我們按着經過試驗證明好的插箔的方法，在各個小坑淺水都插上，結果所捕的魚增加了。葫蘆坑深水中拉網，淺水插滿了箔，現在每天的產量比原來多了一倍。

這樣一來，成天價趨泥趨水的，我爹更不願看我了，有時也數落幾句，反正我也慣了。我相信他會明白過來的。下一集，我們社裏到鎮上買血料搓網，可能讓我去，假若我去的話，一定去看您。向您

敬禮

您的學生李清秀 十月十一日

我一口氣把信讀完，很想知道她現在如何。妹妹好像看出來我的心思，對我說：“她從這封信以後，差不多隔一集一來，最近社裏分紅，她分到八百斤糧食。現在村裏的閑話和諷刺都變成了誇獎。我上次去她家訪問時，她爹感動得跟我說：‘咳，老師啊！我前一陣子對待清秀不對啦，這不都是怨咱這老腦筋嗎？’上次她來時說他們村裏不但要擴大這個社，並且要新建社，她爹那個互助組也積極要求轉社，她就要調到新社裏去當會計。我原來是想現在送給她幾本會計方面的書，這不也是對她有幫助嗎？”

妹妹耐心地講給我聽，我們還要繼續談下去，這時母親已經



經催促着要我們睡覺了。夜已深啦，我雖然躺下，但腦子却仍在想。

次日中午，我從集上躡了趟回來，一進屋門，除了母親和妹妹之外，還坐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大家在一起吃飯。從她那張健康的面龐和那一雙堅定的目光中，我知道她就是清秀。飯後，她告訴妹妹說：“天冷以後，已停止了捕魚工作，全村中都投入了擴社和建社。”並且說：“最近就要到區裏參加農業合作社會計學習班。”

在她還沒離開我家時，我已乘上了回天津的長途汽車，在顛簸的公路上，我的腦海中仍在追憶着這件事。

（秉鈞，一九五五年一月）

## 雙輪雙鏟犁真頂事

一九五五年五月初，天津南郊區三道溝鄉的互助組和個體農民們都還在緊張地進行春耕，可是這個鄉的星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卻已把春耕生產的全部農事活動都進行完了。

早在四月末，星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不僅把一九五五裏年新開墾的四百畝生荒地全部耕完，而且連全社六百一十畝不老稻地也都耕完了。耕作的質量也是全鄉沒有的。新開墾的荒地耕了有三寸半深，老稻地有四寸深；土翻的勻，草蓋的嚴，已犁過的溝底又平，又沒有生土埂子。一眼望不到邊的一塊塊